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三回 試鄉科文闈放榜 上母壽戲彩稱觴

當時我無意中拿風槍打著了一個鴿子，那鴿子便從牆頭上掉了下來，還在那裡騰撲。我連忙過去拿住，覺得那鴿子尾巴上有異，仔細一看，果是縛著一張紙。把他解了下來，拆開一看，卻是一張刷印出來已經用了印的題目紙。不覺吃了一驚。丟了鴿子，拿了題目紙，走到房裡，給繼之看。繼之大驚道：「這是哪裡來的？」我舉起風槍道：「打來的。我方才進來拿槍時，大哥還低著頭寫字呢。」繼之道：「你說明白點，怎麼打得來？」我道：「是拴在鴿子尾巴上，我打了鴿子，取下來的。」繼之道：「鴿子呢？」我道：「還在外面牆腳下。」說話間，王富點上蠟燭來。繼之對王富道：「外面牆腳下的鴿子，想法子把他藏過了。」王富答應著去了。我道：「這不消說是傳遞了。但是太荒唐些，怎麼用這個笨鴿子傳遞？」繼之道：「鴿子未必笨，只是放鴿子的人太笨了，到了這個時候才放。大凡鴿子，到了太陽下山時，他的眼睛便看不見，所以才被你打著。」說罷，便把題目紙在蠟燭上燒了。我道：「這又何必燒了他呢？」繼之道：「被人看見了，這豈不是嫌疑所在。你沒有從此中過來，怨不得你不知道此中利害。此刻你和我便知道了題目，不足為奇；那外面買傳遞的不知多少，這一張紙，你有本事拿了去，包你值得五六百元，所以裡面看這東西很重。聽說上一科，題目已經印了一萬六千零六十張，及至再點數，少了十張，連忙劈了板片，另外再換過題目呢。」我笑道：「防這些士子，就如防賊一般。他們來考試，直頭是來取辱。前幾天家母還叫我回家鄉去應小考，我是再也不去討這個賤的了。」

繼之道：「科名這東西，局外人看見，似是十分名貴，其實也賤得很。你還不知，到中了進士去殿試，那個矮桌子，也有三條腿的，也有兩條腿的，也有破了半個面子的，也有全張鬆動的。總而言之，是沒有一張完全能用的。到了殿試那天，可笑一班新進士，穿了衣冠，各人都背著一張桌子進去。你要看見了，管你肚腸也笑斷了，嘴也笑歪了呢。」我笑道：「大哥想也背過的了？」繼之道：「背的又不是我一個。」我道：「背了進去，還要背出來呢。」繼之道：「這是定做的粗東西，考完了就擱下了，誰還要他。」

閒話少提。到了初十以後，就有硃卷送來了。起先不過幾十本，我和繼之分看，一會就看完了；到後來越弄越多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。只得每卷只看一個起講：要得的就留著，待再看下文；要不得的，便歸在落卷一起。揀了好的，給繼之再看；看定了，就拿去薦。頭場才了，二場的經卷又來；二場完了，接著又是三場的策問。可笑這第三場的卷子，十本有九本是空策，只因頭場的八股薦了，這個就是空策，也只得薦在裡面。我有心想揀一本好策，卻只沒有好的，只要他不空，已經算好了。後來看了一本好的，卻是頭、二場沒有薦過，便在落卷裡對了出來；看他那經卷，也還過得去，只是那八股不對。我問繼之道：「這麼一本好策，奈何這個人不會作八股！」繼之看了道：「他這個不過枝節太多，大約是個古文家，你何妨同他略為改幾個字，成全了這個人。」我吐出舌頭，提起筆道：「這個筆，怎麼改得上去？」繼之道：「我文具箱裡帶著有銀朱錠子。」我道：「虧大哥怎麼想到，就帶了來。可是預備改硃卷的？」繼之道：「是內簾的，那一個不帶著。你去看，有兩房還堂而皇之的擺在桌上呢。」我開了文具箱，取了朱錠、朱硯出來，把那卷子看了兩遍，同他改了幾個字，收了朱硯，又給繼之看。繼之看過了，笑道：「真是點鐵成金，會者不難，只改得二三十個字，便通篇改觀了。這一份我另外特薦，等他中了，叫他來拜你的老師。」我道：「大哥莫取笑。請你倒是力薦這本策，莫糟蹋了，這個人是有實學的。」繼之果然把他三場的卷子，迭做一迭，拿進去薦。回來說道：「你特薦的一本，只怕有望了。兩位主考正在那裡發煩，說沒有好策呢。」

三場卷子都看完了，就沒有事，天天只是吃飯睡覺。我道：「此刻沒有事，其實應該放我們出去了，還當囚犯一般，關在這裡做甚麼呢。此刻倒是應試的比我們逍遙了。」繼之忽地「撲嗤」的笑了一聲。我道：「這有甚麼好笑？」繼之道：「我不笑你，我想著一個笑話，不覺笑了。」我道：「甚麼笑話？」繼之道：「也不知是那省那一科的事，題目是『邦君之妻』一章。有一本卷子，那破題是：『聖人思邦君之妻，愈思而愈有味焉。』」我聽了不覺大笑。繼之道：「當下這本卷子，到了房裡，那位房官看見了，也像你這樣一場大笑，拿到隔壁房裡去，當笑話說。一時驚動了各房，都來看笑話。笑的太利害了，驚動了主考，弔了這本卷子去看，要看他底下還有甚笑話。誰知通篇都是引用《禮經》，竟是堂皇典麗的一篇好文章。主考忙又交出去，叫把破題改了薦進去，居然中在第一名。」我道：「既是通篇好的，為何又鬧這個破題兒？」繼之道：「傳說是他夢見他已死的老子，教他這兩句的，還說不用這兩句不會中。」我道：「那裡有這麼靈的鬼，只怕靠不住。」繼之道：「我也這麼說。這件事沒有便罷，倘若有，那個人一定是個狂士，恐怕人家看不出他的好處，故意在破題上弄個笑話，自然要彼此傳觀，看的人多了，自然有看得出的。是這個主意也不定。」

我道：「這個也難說。只是此刻我們不得出去，怎麼好呢？」繼之道：「你怎麼那麼野性？」我道：「不是野性。在家裡那怕一年不出門，也不要緊。此地關著大門，不由你出去，不覺就要煩燥起來。只要把大門開了，我就住在這裡不出去也不要緊。」繼之道：「這裡左右隔壁，人多得很，找兩個人談天，就不寂寞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更不要說。那做房官的，我看見他，都是氣象尊嚴，不苟言笑的，那種官派，我一見先就怕了。那些請來幫閱卷的，又都是些聳肩曲背的，酸的怕人；而且又多半是吃鴉片煙的，那嘴裡的惡氣味，說起話直噴過來，好不難受！裡面第七房一個姓王的，昨天我在外面同他說了幾句話，他也說了十來句話，都是滿口之乎者也的；十來句話當中，說了三個『夫然後』。」繼之笑道：「虧你還同他記著帳！」我道：「我昨天拿了風槍出去，掛了裝茶葉的那個洋鐵罐的蓋做靶子，在那裡打著頑。他出來一見了，便搖頭擺尾的說道：『此所謂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備。』他正說這話時，我放了一槍，中了靶子，『嗵』的一聲響了。他又說道：『必以此物為靶始妙，蓋可以聆聲而知其中也；不然，此彈太小，不及辨其命中與否矣。』說罷，又過來問我要槍看，又問我如何放法。我告訴了他，又放給他看。他拿了槍，自言自語的，一面試演，一面說道：『必先屈而折之，夫然後納彈；再伸之以復其原，夫然後撥其機簧；機動而彈發，彈著於靶，夫然後有聲。』」繼之笑道：「不要學了，倒是你去打靶消遣罷。」我便取了洋鐵罐蓋和槍，到外頭去打了一回靶，不覺天色晚了。

自此以後，天天不過打靶消遣。主考還要搜遺，又時時要斟酌改幾個硃卷的字，這都是繼之自己去辦了。直等到九月十二方才寫榜，好不熱鬧！監臨、主考之外，還有同考官、內外監試、提調、彌封、收掌、巡緝各官，擠滿了一大堂。一面拆彌封唱名，榜吏一面寫，從第六名寫起，兩旁的人，都點了一把蠟燭來照著，也有點一把香的，只照得一照，便拿去熄了，換點新的上來，這便是甚麼「龍門香」、「龍門燭」了。寫完了正榜，各官歇息了一回，此時已經四更天光景了，眾官再出來升座，再寫了副榜，然後填寫前五名。到了此時，那點香點燭的，更是熱鬧。直等榜填好了，捲起來，到天色黎明時，開放龍門，張掛全榜。

此時繼之還在裡面，我不及顧他，猶如臨死的人得了性命一般，往外一溜，就回家去了。時候雖早，那看榜的人，卻也萬頭攢動。一路上往來飛跑的，卻是報子分投報喜的。我一面走，一面想著：「作了幾篇臭八股，把姓名寫到那上頭去，便算是個舉人，到底有甚麼榮耀？這個舉人，又有甚麼用處？可笑那班人，便下死勁的去爭他，真是好笑！」又想到：「我何妨也去弄他一個。但是我未進學，必要捐了監生，才能下場。化一百多兩銀子買那張皮紙，卻也犯不著。」一路想著，回到家，恰好李升打著轎子出來去接繼之。我到裡面去，家裡卻沒有人，連春蘭也不看見，只有一個老媽子在那裡掃地。我知道都在繼之那邊了，走了過去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上前一一見過。

母親道：「怎麼你一個人回來？大哥呢？」我道：「大哥此刻只怕也就要出來了。我被關了一個多月，悶得慌了，開了龍門就跑的。」吳老太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辛苦了！我們昨天晚上也沒有睡，打了一夜牌，一半是等你們，一半也替你們分些辛苦。」說著，自己笑了。姊姊道：「只關一個多月，便說是慌了，像我們終年不出門的怎樣呢！」我道：「不是這要說。叫我在家裡不出

門，也並不至於發悶。因為那裡眼睜睜看著有門口，卻是封鎖了，不能出來的，這才悶人呢。而且他又不是不開，也常常開的，拿伙食東西等進來，卻不許人出進，一個在門外遞入，一個在門裡接收；拿一個碗進來，連碗底都要看過。無論何人，偶然腳踹了門闥，旁邊的人便叱喝起來。主考和監臨說話，開了門，一個坐在門裡，一個坐在門外。」母親道：「怎麼場裡面的規矩這麼嚴緊？」我道：「甚麼規矩！我看著直頭是搗鬼！要作弊時，何在乎這個門口。我還打了一個鴿子，鴿子身上帶著題目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規矩也罷，搗鬼也罷，你不要管了，快點吃點心罷。」說著，便叫丫頭：「拿我吃剩下的蓮子湯來。」我忙道：「多謝乾娘。」

等了一會，繼之也回來了。與眾人相見過，對我說道：「本房中了幾名，你知道了麼？」我道：「我只管看卷子，不管記帳，哪裡知道。」繼之道：「中了十一卷，又撥了三卷給第一房，這回算我這房最多了。你特薦的好策，那一本中在第十七名上。兩位主考都贊我好法眼，那裡知道是你的法眼呢。」我道：「大哥自己也看的不少，怎麼都推到我身上？」繼之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所中的十一卷，都是你看的，我看的一卷也不曾中。」說罷，吃了點心，又出去了。大約場後的事，還要料理兩天，我可不去幫忙了。

坐了一會，我便回去。母親、孀孀、姊姊，也都辭了過來。只見那個柴窯的彌勒佛，已經擺在桌上了。我問：「壽屏怎樣了？」姊姊道：「已經裱好了。但只有這兩件，還配些甚麼呢？伯娘意思，要把這如意送去。我那天偶然拿起來看，誰知紫檀柄的背後，鑲了一塊小小的象牙，侶笙把你救秋菊和遇見他的事，詳詳細細的撰了一篇記刻在上面，這如何能送得人。」我聽見連忙開了匣子，取出如意來看，果然一片小牌子，上面刻了一篇記。那字刻得細入毫芒，卻又波磔分明。不覺歎道：「此公真是多才多藝！」姊姊道：「你且慢贊別人，且先料理了這件事，應該再配兩樣甚麼？」我道：「急甚麼！明日去配上兩件衣料便是。」

忽然春蘭拿了一封信來，是繼之給我的。拆開看時，卻是叫我寫請帖的簽條，說帖子都在書房裡。我便過去，見已套好了一大疊帖子，簽條也黏好了，旁邊一本簿子，開列著人名，我便照寫了。這一天功夫，全是寫簽條，寫到了晚上九點鐘，才完了事。交代家人，明日一早去發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我便出去，配了兩件衣料回來，又配了些燭、酒、麵之類，送了過去。卻只受了壽屏、水禮，其餘都退了回來。往返推讓了幾次，總是不受，只得罷了。

繼之商通了隔壁，到十九那天，借他的房子用，在客堂外面天井裡，拆了一堵牆，通了過去。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，前面是五開間大廳；後進的寬大，也相彷彿，不過隔了東西兩間暗房，恰好繼之的上房開個門，可以通得過去。就把大廳上的屏風撤去，一律掛了竹簾，以便女客在內看戲。前面天井裡，搭了戲臺；在自己的客堂裡，設了壽座。先一天，我備了酒，過去暖壽。又叫了變戲法的來，頑了一天。連日把書房改做了帳房，專管收禮、發賞號的事。

到了十九那一天，一早我先過去拜壽。只見繼之夫婦，正在盛服向老太太行禮。鋪設得五色繽紛，當中掛了姊姊畫的那一堂壽屏，兩旁點著五六對壽燭。我也上前行過禮。那邊母親、孀孀、姊姊，也都過來了。我恐怕有女客，便退了出來，到外面壽堂上去。只見當中掛著一堂泥金壽屏，是藩臺送的，上面卻是侶笙寫的字；兩旁是道臺、首府、首縣的壽幛；壽座上供了一匣翡翠三鑲如意，還有許多果品之類，也不能盡記。地下設了拜墊，兩旁點了兩排壽燭，供了十多盆菊花。走過隔壁看時，一律的掛著壽聯、壽幛，紅光耀眼。階沿牆腳，都供了五色菊花。不一會，繼之請的幾位知客，都衣冠到了。除了上司擋駕之外，其餘各同寅紛紛都到，各局所的總辦、提調、委員，無非是些官場。

到了午間，擺了酒席，一律的是六個人一桌。入席開戲，席間每來一個客，便跳一回加官，後面來了女客，又跳女加冠，好好的一本戲，卻被那跳加官占去了時候不少。

到了下午時候，我回到後面去解手，方才走到壽座的天井裡，只見一個大腳女人，面紅耳赤，滿頭是汗，直闖過來。家人們連忙攔住道：「女客從這邊走。」就引他到上房裡去。我回家解過手，仍舊過來，只見座上各人，都不看戲，一個個的都回過臉來，向簾內觀看。那簾內是一片叫罵之聲，不絕於耳。

正是：庭前方競笙歌奏，座後何來叫罵聲？不知叫罵的是誰，又是為著甚事叫罵，且待下回再記。